



战略与安全

SECURITY & STRATEGY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Y
TSINGHUA UNIVERSITY



疫情海外信息专报

(2020年6月4日)

1、《外交事务》杂志网站称美国与中国脱钩是不可能的

6月3日，《外交事务》杂志网站发表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亨利·法雷尔（Henry Farrell）和乔治城大学教授亚伯拉罕·纽曼（Abraham Newman）的署名文章《与中国脱钩的愚蠢之处》。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切断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对此，文章认为，美国与中国脱钩不但是危险的，而且是不可能做到。尽管官方对脱钩抱有极大热情，但对于脱钩的实际影响，各方几乎没有达成一致。脱钩是否意味着降低美国经济的脆弱性、降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利用中国对美国技术的依赖、完全退出世界贸易组织？要把这些建议中的任何一个变成有效的政策，都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而美国政府和私营部门目前都不具备这些知识。中国经济不是一个可以轻易从全球经济中分离出来的独立有机体。将中国排除在美国创新体系之外，可能会促使中国将美国排除在其创新体系之外，并可能导致美国也无法进入其他创新体系。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0-06-03/folly-decoupling-china>

2、大西洋理事会发文建议北约应对中国挑战

6月1日，大西洋理事会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国际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伊恩·布热津斯基（Ian Brzezinski）发表文章《北约在应对中国的跨大西洋战略中的角色》。文章认为，中国对北约在科技、军事、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形成了挑战。作者指出，北约可以采取以下五种行动来应对中国：第一，建立北约-中国理事会，承认并回应中国影响力日益增长的现实；第二，深化与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日本和蒙古等太平洋伙伴国的接触；第三，在印太地区建立一个卓越中心（COE），增进北约对印太地区的了解，使其在该地区的存在制度化；第四，在印太地区建立一个小型军事总部，以帮助协调和促进北约的演习和行动。除此之外，欧洲对于中国的态度已经明显强硬起来。对于西方与中国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而言，单靠北约战略不足以解决问题。一个对中国的连贯有效的跨大西洋战略必须是全面的，必须充分利用外交、经济、技术、社会、军事能力和地缘政治力量的互补，必须结合欧洲和北美的能力，并与印太地区的民主伙伴合作。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natos-role-in-a-transatlantic-strategy-on-china/>

3、《金融时报》发文分析美国通过五眼联盟应对中国

6月3日，《金融时报》发布题为《美国仰仗五眼联盟建立反华阵线》的报道称，美国不应通过 G7 机制，而应通过五眼联盟等“小型俱乐部”应对中国的行动。由于德国等

欧洲国家的立场倾向于中国，相比 G7 等机制，五眼联盟已更易达成政治协调。但目前，新西兰表示无法“及时达成共识”，这意味着美想在短期内就遏制中国建立广泛联盟将相当困难。

<https://www.ft.com/content/5c4d6c5c-b1b1-42fc-b779-0697bc0a33b9>

4、哈德逊研究所发文分析美以关系中的中国因素

6 月 1 日，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道格拉斯·费斯（Douglas J. Feith）发表文章《美以关系中的中国因素》。文章称，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对中国的态度分歧破坏了美以关系。当下，美国和以色列在中国问题上的争端是非军事贸易和投资领域的，但前两次冲突都发生在关于军事合同领域：上世纪 90 年代末，美国国防官员反对以色列向中国出售用于空战管理的飞机雷达系统，第二次冲突发生在布什执政期间，涉及各种国防项目。作者认为，以色列在中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愿景中占据重要地位，也一直热切欢迎中国成为其客户和投资者，但这样做也有不利的一面，比如与以色列技术竞争，或将技术和其他信息转移给以色列在伊朗或其他地方的敌人，以及损害美国利益等。美国政界对中国的担忧与日俱增，美国官员对中国在以色列的经济活动十分不安。

<https://www.hudson.org/research/16098-the-china-factor-in-u-s-israel-relations>

5、《外交学人》发文分析新冠疫情对东南亚地区政治的影响

6月2日,《外交学人》杂志网站发表美国国家战争学院教授扎卡里·阿布扎(Zachary Abuza)和诺丁汉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亚洲研究所名誉研究员布里吉特·威尔士(Bridget Welsh)的署名文章《东南亚大流行期间的政治》。大流行对依赖旅游业和出口的东南亚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东南亚的全球化经济体将受到严重影响,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都将出现衰退。文章认为,任何政府都不太可能因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而下台,但是疫情对政治的影响仍然很大。作者指出,疫情期间将出现五个政治趋势:首先是许多国家在治理上的惨败。除了新加坡、越南和马来西亚,该地区各国政府对COVID-19的反应迟缓,发出混淆不清的信息。第二,疫情暴露出的弱点突出了军队的作用。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由于政府系统反应不力,总统不得不依靠军队和安全部队来支持他们的快速反应。此外,安全部队通过发挥更大的作用加剧了威权主义,疫情还暴露了东南亚地区的不平等现象。最后一个趋势是两极分化和身份政治现象的增加,日益高涨的排外民族主义更是加剧了这一趋势。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6/the-politics-of-pandemic-in-southeast-asia/>

6、《联合早报》发文称美国或禁止香港进口美国敏感科技

6月4日,《联合早报》发表其记者杨丹旭题为《美或

从科技贸易下手制裁香港》的报道。报道称，新加坡华侨银行大中华区研究主管谢栋铭指出，目前美国主要在三方面给予香港特殊待遇，包括允许港元和美元自由兑换、把香港视为独立关税区、以及允许香港进口美国敏感科技。他判断，美国最可能出台的制裁措施是禁止香港进口美国敏感科技，因为“这其实是中美科技战的延伸”。谢栋铭也认为，美国也很可能基于政治考量，取消香港独立关税地位，但从经济角度看，这将是“下下策”。数据显示，美国在与香港的贸易中获利巨大，过去 10 年对香港的贸易顺差累计达 3000 亿美元（4194 亿新元）。至于从联系汇率机制上打击香港，这样的可能性最小，因为这等同于投下“金融炸弹”，可能导致美国后院起火。

<https://www.zaobao.com.sg/zfinance/news/story20200604-1058542>

7、CSIS 发文称要考虑中国的更大的意图

6 月 2 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表了葛来仪（Bonnie Glaser）、维克特·查（Victor Cha）、迈克尔·格林（Michael Green）等 5 位 CSIS 高级顾问与项目负责人联合署名的文章《关于香港的选择和建议》。文章给美国提出了三种应对近日香港问题的方案。选择一，建立一个国际外交联盟来向北京施压，要求其在没有中国香港人民、立法机关和司法机构直接参与的情况下不要执行相关法律，可以让 G7 或联合国发表相关声明。选择二，美国可以对中

国政府官员和部门实施制裁。美国可以额外制裁与“严重违反北京对香港自治法律承诺的个人和实体”进行“重大交易”的银行。这些措施旨在针对法律的实施者，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香港的特殊地位。选择三，特朗普政府可以确定香港没有“足够的自治权”，无法继续在与美国的关系中享受其“独特待遇”。这一结论授权美国在关税、出口管制、投资限制、健康与安全标准、引渡、航空公司以及旅行和移民等问题上，像对待中国其他地区一样对待香港。文章还指出，国务卿应在香港问题上准备重要讲话，将目前的香港问题与中国更大的意图联系起来至关重要。同时，这次讲话也应为中国可能做出的妥协留有余地。

csis.org/analysis/options-hong-kong-suggested-nsc-memo

8、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文称澳门短期内无法取代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5月29日，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表其研究分析师黄天磊（Tianlei Huang）题为《中国认为澳门可以取代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文章。文章称，北京正在采取行动，以使澳门代替香港，成为中国通往国际资本的门户。澳门长期依赖博彩业和旅游业来实现经济增长，因此欢迎这项行动，但澳门在发展金融服务上面临许多限制。北京的目标是在澳门建立以人民币计价的交易所，先是交易主要由内地政府和企业发行的债券，然后发展类似于纳斯达克的股票市场，以使更多广东、香港的高科技公司在澳门获得融资。这样做的目

的是利用澳门的开放资本账户，为大陆实体获取外资提供一种选择，同时推动国际上更多地使用人民币。但由于澳门缺乏人力资源，也不像香港一样拥有发达的金融基础设施和成熟的生态系统，澳门短期内不可能接任香港成为中国通往世界的新门户。

<https://www.piie.com/blogs/china-economic-watch/china-thinks-macau-can-replace-hong-kong-international-financial-hub>

9、《金融时报》发文称美国国内矛盾将制约美对华发动新冷战的能力

6月3日，《金融时报》发表其政治评论员扎那·戈耐什（Janan Ganesh）题为《分裂的美国无法与中国竞争超级大国地位》的报道称，当前美国国内凝聚力远不及美苏冷战时期。种族、经济、政治三个领域的内部分歧将制约其对外行动，不利于美国与中国竞争。历史上，越战引发的国内冲突曾导致美寻求对苏和解，以专注解决国内问题。当前，美国内骚乱、两党斗争和收入不平等等问题将制约美对华发动新冷战的能力。但不排除对华鹰派希望借对华的强硬态度转移国内矛盾。

<https://www.ft.com/content/be4b0758-a578-11ea-92e2-cbd9b7e28ee6>

本期撰稿人：杨舒涵、张雅婷